

唐

鑑

一

蘇子知

如巖

PDG

據上海圖書館藏
宋刻本影印版框
尺寸悉準原書

序



承議郎著作佐郎臣祖禹受



詔與臣光修資治通鑑臣祖禹分職
唐史得以攷其興廢治亂之所由昔
隋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其民不忍
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衆取
關中不半歲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

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治易亂以
寬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安息之方
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萬物此
其所由興也其子孫忘前人之勤
勞天厭於上人離於下宇內圯裂尺
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其治未嘗不
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

方策顯不可揜然則今所宜監莫近
於唐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
可不監于有商臣謹采唐得失之迹
善惡之效上起高祖下終昭宣凡三
百六篇爲十二卷名曰唐鑑唐之事
雖不能徧舉而其大略可睹矣臣謹

上

出版說明

《唐鑑》十二卷，宋范祖禹（一〇四一——一〇九八）撰。祖禹字淳父，華陽人。嘉祐八年（一〇六三）進士，歷官龍圖閣學士，出知陝州，事蹟附載《宋史·范鎮傳》。作者曾助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擔任唐代部份的長編工作。本書在元祐元年（一〇八六）編成。書中論述唐代自高祖迄昭宣帝三百年間治理國家的得失，共三百零六篇。作者以此獻給哲宗，作為施政的鑑戒。張端義《貴耳集》記宋高宗與講官言：『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讀《唐鑑》，知范祖禹有臺諫手段。』可見此書與《資治通鑑》並重于當世。

本書爲《唐鑑》現存最早的刻本，今藏我館。書中避諱至『慎』字，亦有以它字代本字者，如：以『正』代『貞』，以『證』代『徵』之類。刻工有婁鞏、李連、同葛、萬文、葉開、童愿、同愿、葉森、陳瑱、遵自、自遵、同合、朱瑱、朱陳、陳朱、陳林、范、元、成、璟、桂等。版刻清朗，字體工整。半頁十二行、行二十三字。審爲南宋孝宗朝浙江所刻。間有缺頁，經清初揆敘謙牧堂摹補。《唐鑑》後經呂祖謙加注，重分爲二十四卷。北京圖書館藏有宋刻元修本，分卷不同，文字亦有出入，刊刻時代當晚于此本。

今以此宋本與呂注明弘治本對勘，發見弘治本有缺文兩處。一在宋刻本卷二，『太宗五年十二月』條下，脫一百八十八字，原文爲：『十二月，帝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唯犯惡逆者一覆

奏而已。』又脫范評一百零六字，原文爲：『臣祖禹曰：易中孚之象曰：……不亦宜乎！』另一處在卷五，『玄宗天寶三載』條下，脫七十八字，原文爲：『三載三月，以平廬節度使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益固不搖矣。』又脫范評八十六字，原文爲：『臣祖禹曰……其長禍豈細哉！』此外改動處尙多，其最大者在卷十武昌會昌四年，『自用兵以來，……』一節，原文有二百四十九字，范評一百二十四字；弘治本刪節成一百三十五字，范評一百零八字。舉此數例，足證此宋刻本的完整可貴，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問世，以提供稀見的資料。

唐鑑卷第一

承議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

祖禹撰

高祖

隋大業十三年高祖爲太原留守領晉陽宮監時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賊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陰結豪傑謀舉大事懼高祖不聽與副監裴寂謀寂因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乃以大事告之世民因亦入白其事五月以詐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遂起兵遣劉文靜使突厥約連和

臣祖禹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况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啓之乎太宗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爲助何以示後世矣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

之如影響之應形聲尤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亂蓋高祖以此始也或曰太宗苟不爲此則高祖或終不從而突厥將爲後患二者權以濟事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太宗恐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爲患終守臣節可也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爲歟此而可爲則亦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

之間戮飛廉惡來於海隅顯善除惡如恐不及何哉使民知嚮方示以征伐之本意也故海內莫不革心易慮以聽上之所爲去商之汙俗被周之美化如水之走下草之從風也太宗始起兵而戮一佞人民知所好惡也如是則誰不欲爲忠而不爲佞宜其成王業之速也德儒佞於隋而戮於唐爲佞者果何利哉

高祖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高祖得書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弟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

矣密得書甚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臣祖禹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孔子譏之當是時李密方圍洛邑高祖乘虛席卷入關密進則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是以聚兵洛口而不能西其勢亦可見矣然則高祖何賴於密而招之以納侮及其自欲爲盟主也又何憚於密而驕之以行詐哉且始舉義兵而勸進於叛人非所以爲名也臣以爲此非太宗劉文靜之謀必出於高祖與裴寂之徒怯懼之計得已而不已者也

武德元年三月隋恭帝詔以唐王爲相國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爲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僞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耻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

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
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効唐虞之禪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
肯爲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爲也但改丞
相府爲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臣祖禹曰自魏晉之君欺孤蔑寡以奪天位考其實無異
於寒浞王莽而必欲效唐虞之文後世因襲而莫之改其
君臣皆不以爲羞也惟唐高祖知其出於諂諛者所爲故
繁文僞飾有所不行亦可謂不自欺者矣然以兵取而必
爲之文曰受禪於隋是亦未免襲衰世之迹也雖不能正
其名實如三代之王而優於魏晉則遠矣

五月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
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臣祖禹曰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旣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武王數紂曰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
迪故致討焉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之公義也况
其父兄宗族乎自魏晉以下彊臣篡奪除君之族而代其
位以非道得之亦以非道失之易姓之禍如循一軌傳曰
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信矣唐高祖始即位而錄隋之子孫
由漢以來最爲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云天下宜易
其覆轍務盡下情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
日有獻鵠鵠者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
女裙襦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非所以爲子孫
法也又言太子諸王叅僚宜謹擇其人帝省表大悅下詔褒

稱擢爲治書御史賜帛三百匹頒示遠近

臣祖禹曰國將興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係乎言路而已高祖鑑隋之所以亡王業初基庶事草創而首闢言路以通下情可謂知所先務矣是以海內聞風如熱者之得濯廢者之得起民知上之憂已而疾痛將有所赴愬也唐室之興不亦宜乎

十一月徐世勣降賜姓李氏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姓氏所以別其族類

之所出也自三代之衰稱姓者或以國或以族或以地或以官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漢高祖賜婁敬姓爲劉鄙陋無稽而唐世人主遂以爲法非其親者附之屬籍或加於盜賊夷狄以逆族異類爲同宗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夫惟天親不可以人爲而強欲同之豈理者乎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爲後世法也

二年閏二月隋宇文士及封德彝來降帝與士及有舊時士及妹爲昭儀由是授上儀同帝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帝帝悅尋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臣祖禹曰高祖以女寵進士及責德彝之諂巧旣斥之矣

復悅其計策而驟用之甚矣佞人之難遠也自古君子易
疏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耻於自售
而戚於不見知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爲所惑不能自
解鮮有不至禍敗者也

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謂善
行曰爲我語唐天子吾爲老君吾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

臣祖禹曰商祖契周祖后稷皆本其功德所起不可誣也
唐之出於老子由妖人之言而譖諛者附會之高祖啓其
原高宗明皇扇其風又用方士詭誕之說躋老子於上帝
卑天誣祖悖道甚矣與王莽稱王子儁爲皇祖叔父何以
異哉

四年十月趙郡王孝恭李靖圍江陵蕭銑降帝數之銑曰隋